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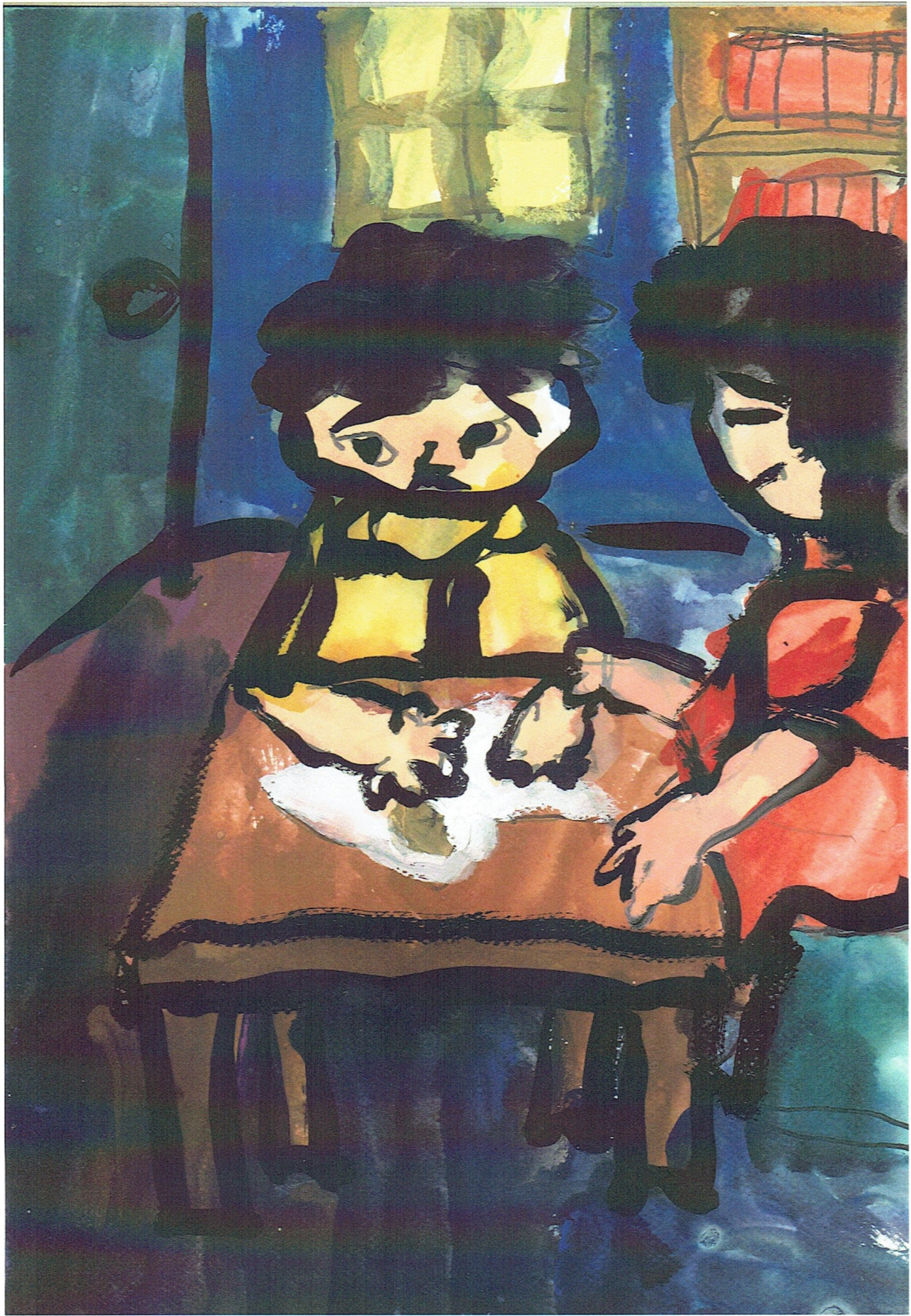
微笑



我替自己取一個小名叫悲傷，瞄己的臉龐憂傷無助總在鏡中出現。我才三歲，身上就被自閉症的緊箍咒套住我的頭，無法逃脫拔下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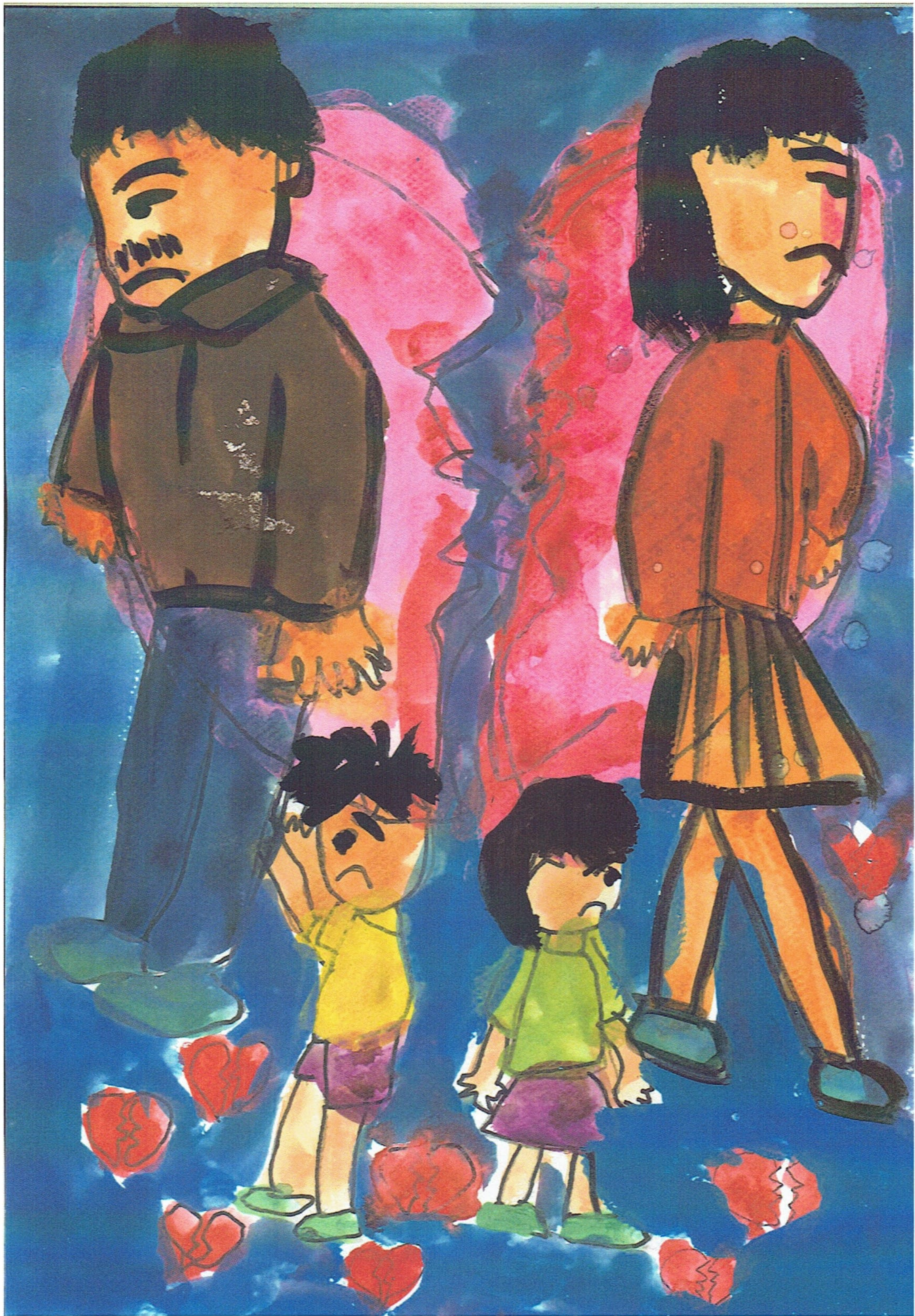
喜獲麟兒的爸在事業上呼風喚雨卻要接受這無情的打擊，漫天帶我看名醫，得到的回應是終身無法痊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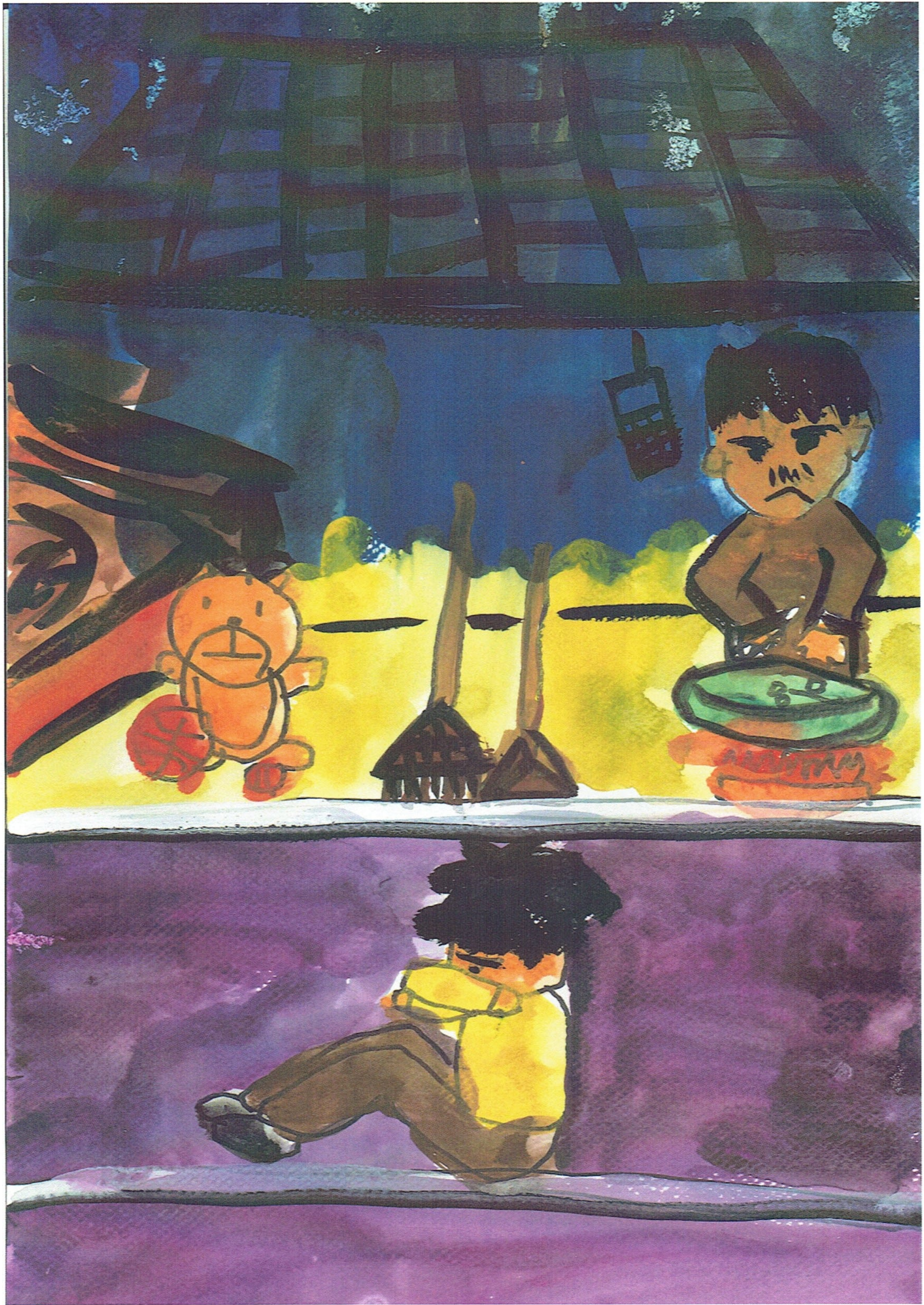
我輸了！任何看過我的專業一流早療系統的老師們，給我的回應是我真的很笨，一定是智障。



我一定要贏！我在所有的早療課中如一隻潑猴般撒野，誰也治不住我；我的刺激大冒險，讓很多治療師舉白旗打退堂鼓。



小學三年級，我改名了叫絕望。因為我把戲玩過火，無人可招架我的失控行為，
爸媽因我離婚了。媽媽選擇好棒棒的姊姊，把我留給爸爸，於是問天問地都無
言了。



我爸爸扛起父代母職，我很痛恨親人放棄我，於是難關心爸爸的處境；我們住在一室，卻像兩條永不交集的平行線.....



我每天看著累癱的爸，回來還要張羅我的吃喝拉撒睡，我的心開始起了化學變化，我變安靜了、我變聽話了。



接下來去自閉症協進會上課，所有人都由媽媽或奶奶帶去上課，爸爸萬紅叢中一點綠。無人可說我常覺得大材小用，行為更加焦慮對不起爸，他花時間在我身上如石沉大海無回應。



我決定救自己，找回爸與我真實的父子情。我險險地活了十二年，在第十三年的現在，我與爸仍是平行，但我們是相依在一起的平行線；我現在的小名叫微笑，我不再是絕望自閉症我可以含笑，不再恨媽媽了。



我其實很幸運，爸爸當選協會會長，辦了許多的講座與活動，我看到爸汗流浹背，在太陽底下指揮活動進行，我沒心肝的媽連一次都沒來參加，我更加愛爸。諄諄善誘的心理師告訴爸，我的愛；爸爸的頭長仰落淚相信我，我的心被爸融化了。